

莺花飞舞的季节去赏花漫步,只见河道边立着十二生肖的石刻,那夸张变形的模样十分有趣,更有趣的是铭牌上把每个生肖的短板都列了出来,什么鼠无脑、牛无齿、虎无胆、兔无唇、龙无耳、蛇无足、马无胆、羊无瞳、猴无臀、鸡无肾、犬无肠、猪无寿……

我小时候听长辈们说起过民间流传的“十二缺”,他们还常拿这些缺憾来说事,比如我不长记性,他们便指责说:“你是属老鼠的吗?转个身就忘。”

此刻,朋友几人也是一面列举着自己属相的缺憾,一面嘻嘻哈哈地相互调侃。我突然间觉得老话说得精辟: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,人与人之间不同,才需要相互弥补,这个世界就是接纳不完美的,缺陷往往藏着一种优势。

你看,蛇无足却行走灵活快捷,虎无颈却练就了翻腾自如的拿手。互补不是彼此迁就,而是

1加1大于2的效果。这让我想起战国时期廉颇与蔺相如演绎的一出《将相和》。武将廉颇是沙场猛将,守卫国家靠他,文将蔺相如机智善辩,各国外交靠他,但当初廉颇对蔺相如却不屑一顾,觉得江山不是靠耍嘴皮子得来的。有人替蔺相如抱不平,但他却坦然道:如果二虎相斗,秦国就会趁机攻打赵国。只有我们一文一武紧密配合,国家才可安稳。这些话传入廉颇的耳朵后他非常惭愧,于是才有了负荆请罪的故事。由此可见,再厉害的人单打独斗也有限,互补互助才能成就大事业。

生活中这样的事例也不少。我的小朋友天生是个话痨,热情开朗,她的另一半却性格内敛,不爱表达。认识他们的人都很好奇性格

十二缺

章慧敏



边看边聊

反差这么大的两个人当初是怎么谈恋爱的?其实,这正是性格互补的结果。活多的那个人,负责分享情绪,活跃家庭气氛,话少的负责倾听,稳稳地托底。释放情绪和承接情绪,刚好凑成安稳长久的过日子模式,夫妻感情从来就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我还认识一对老夫妻就属于家庭理财的互补组合。有一句老话叫作“十指并拢不漏财”,男主人生就有这样的金手指,而女主人的手掌怎么并拢都有缝隙。正应了那句老话,男的过日子精打细算,能省则省,不乱花一分钱,舍得为家人和亲友花钱。按说一个抠门一个大方容易闹矛盾,但男的守得住钱的底线,不会让日子过得捉襟见肘,而女的花

钱享受生活,让家里充满了人情味,也化解了男人用钱时的拘谨。这或许就是中国家庭最朴素的互补方式,不存在谁对谁错。

互补无处不在,哪怕是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也会与蜜蜂形成默契。蜜蜂采蜜时,身上沾满花粉帮助花朵授粉,而花朵需要靠蜜蜂授的粉才能繁衍后代。世间的很多美好,都是互补出来的。

我们时常会开玩笑说:这个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人还没出生呢。的确,众生百态各有缺憾与专长:思维有快有慢,性格有刚有柔,禀赋有高低……而懂得向他人借力,便是跳出了局限,在互补中凝聚力量,在共生中实现共赢。

十二生肖十二缺,虽各有不足却各有千秋,它们善于用优势带“缺”生存。人生同样道理,圆满不在于无缺,而要在“缺中成事”,在长短平衡中活出价值,那便是人间好时节。

我家的小花园边,有一条蜿蜒清浅的小溪,溪畔临水而生的一丛丛黄花鸢尾,是这方小天地里最动人的景致。它常被唤作黄菖蒲,虽与古诗句里的菖蒲同名,却有着鸢尾独有的清丽风骨,静静扎根在溪畔浅泥中,守着一溪流水。这些水生鸢尾是我亲自从花鸟市场买来后栽种在溪边淤泥中,已经有好些年头了。

春日刚至,万物还在慢慢苏醒,黄花鸢尾已悄悄抽芽。一根根剑形叶片从水底泥潭里破土而出,笔直挺拔,青碧如洗,没有多余的旁枝,利落又清劲。叶片层层叠叠,顺着溪岸铺展开,不像垂柳那般柔婉低垂,而是昂首向上,迎着微风轻轻摇曳,将清冽的水汽都揉进片片青叶里。我常坐在溪边石凳上喝茶,看着阳光洒在叶尖,折射出细碎的光,连微凉的风里,都带着草木与溪水交融的清新气息。

暮春初夏是黄花鸢尾绽放的时节。起初只是叶丛间冒出一枝粗壮的花茎,茎顶端如一小妇怀孕,茎侧慢慢地鼓突起来,越鼓越结实,孕囊外包裹着淡青的外衣,像攥紧的小拳头,藏在薄薄的叶衣间。待暖风渐浓,某个清晨,花苞便挣破孕叶,悄然舒展。鹅黄色的花瓣层层绽放,宛如一只只停驻在枝头的金蝶,轻盈灵动。花瓣质地温润,明黄的颜色不艳不烈,自带一份温婉,外瓣舒展如翼,内瓣小巧玲珑,鸢尾花独有的花形,衬着清清溪水,愈发清雅脱俗。

溪畔金鸢舞

戴培钧

小溪里,几尾锦鲤优哉游哉,通体斑斓的身影,时常在鸢尾花根下穿梭嬉戏。它们摆着尾鳍,轻轻拂过花根旁的软泥,时而绕着花茎打转,时而静卧花荫下,与金黄的花朵、青翠的叶片相映成趣。古人云“水满有时观下鹭,风清无处不飞花”,我虽无白鹭相伴,却有这花、这水、这鱼,自成一诗,足矣。

黄花鸢尾从无娇弱之态,生性喜湿耐涝,扎根溪畔,无需精心照料。不似牡丹雍容华贵,不似玫瑰娇艳夺目,它生于水边,长于尘俗,却不染半点浮躁,始终保持一份淡然与坚韧。雨天,水珠顺着叶片滚落,坠入溪中,漾起圈圈涟漪,它依旧亭亭玉立,风骨不减;晴天,暖阳照耀,黄花灼灼,映得溪水都泛着暖意,它向阳而开,自在从容。黄花鸢尾花期不长,却开得热烈坦荡。花瓣飘落时,也不似落花惹人愁,而是轻轻落入溪中,随流水缓缓飘荡,像倦飞的金蝶,枕着溪水,自在远方。花谢后,青叶依旧挺立,守着潺潺溪流,历经夏秋,默默扎根,静待来年再度绽放。这份不争不抢、安然自守的品性,恰是最动人的地方。

一方小院,一溪清水,几丛黄花,几尾锦鲤,便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。这黄花鸢尾,藏着小院的烟火温柔,也带着清水出芙蓉的天然风骨。它以青叶立世,以黄花传香,伴流水,戏锦鲤,在寻常庭院里,绽放着独有的清美,也藏着我满心的欢喜与安然。

滑稽大师的眼睛

梁定东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对演员而言,这扇窗,更是演绎角色神情、与观众心灵沟通的桥梁——喜怒哀乐全在眼波流转之间,引观众入戏、动情、忘神。

滑稽大师笑嘻嘻,平日常一派温厚可亲:圆滚滚的肚皮,步履从容稳健;鼻梁上架着眼镜,见人总是笑意盈盈。可少有人知晓,他竟是一位深度近视者:左眼1600度、右眼2200度,日常生活中近乎“睁眼瞎”。

可一踏上舞台,笑嘻嘻从不戴眼镜,凭着几十年台上摸爬滚打的功底、千锤百炼的直觉,他将一个个角色塑造得木三分。他笃信动能补拙:每到新剧场,必先走台、定位、记方位;舞台中央为行家口中的“九龙口”,他一步一步丈量,把距离与步数深深刻在心里;排练时,走位反复打磨,直到台上游刃有余,而且眼到戏到、眼神灵动、演啥像啥,观众丝毫看不出他深度近视。

经典滑稽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是他压箱底的代表作。他饰演横行霸道的流氓炳根,狠、刁、蛮、泼,样样俱全。有一场戏,他需从楼梯缓步而下,平日早已熟记台阶整整九级。可演出当日,道具台阶不慎损坏一级,众人皆未察觉。开演后,他照旧数着台阶下行,猛然一脚踩空,重重摔落在台上,台下顿时一片哗然。笑嘻嘻临危不乱,起身顺势甩出一句即兴沪语台词:“哪个王八蛋在楼梯上扔了香蕉皮,害得爷滑了一跤!敢问我炳根爷,真是吃了豹子胆了!”一句临场发挥,满堂哄然大笑。失误不仅被化解,更将炳根嚣张跋扈、蛮不讲理的本性,演绎得淋漓尽致、浑然天成。

当年饰演阿香的青年演员陶雯,后来回忆过一场对手戏:排练时只是正常走流程,可正式登台,笑嘻嘻一入戏,眼神瞬间变得猥亵淫邪,如饿虎扑食般步步紧逼。陶雯一时以为他真要动粗,吓得连连躲闪,当场泪洒舞台。可她哪里知道,这位“入戏太深”的前辈,连她的面容长短胖瘦都看不清,全靠一身过硬演技,把“逼真”二字刻进骨子里。

高度近视也让笑嘻嘻在生活中闹出不少趣事。有一次,他独自去买文稿纸,归途不慎摔倒。一位好心妇人上前搀扶,他连声道谢。没想到妇人一路将他送进门,还扶到床上,把他吓了一跳。等对方一开口,他才恍然大悟——搀扶自己的,竟是自家妻子。

我当年在人民滑稽剧团担任编剧,笑嘻嘻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,我常去他家讨教创作、商议剧本。有一

另一种樱桃

陈思

流水账就这么断了几天。想起童年暑假,最怕写日记。每次都认真列出作业计划:《暑假生活》每天做几页,日记一周两篇。可执行时——日记?明天写吧,多做几页《暑假生活》,反正没闲着。拖到开学前一周,只好从头补起,杜撰每日天气、活动、心事……写到油尽灯枯,下定决心:明年一定不这样。可年年如此。又找出马伯庸的日记重新学习。从兰州转机到

库尔勒,他失眠到两点,吃思诺思,七点醒,还能写两百米外的牛肉面——二细面,三瓣蒜,一碟牛肉;还能写候机室被人认出,带孩子看干尸,晚饭喝酸奶,重温半部生化危机。文末,还不忘补充一条今日新知:六祖慧能《菩提偈》有不同版本。换作我,大约只能写一句:“牛肉面真好吃。”

回程途中,和朋友聊起樱花结果。朋友说:那果子其实不是吃的那种樱桃。搜索后才知,樱花树分两种:果树结樱桃,观赏树结的果子小而涩,没人吃。原来,我那天看见的,是另一种樱桃。还好,今天记下来了。

元旦,读马伯庸的《一个中年人决定要写日记》。他写了一年,十七万字,一天不落。我做事素来虎头蛇尾,读完竟也起了雄心。开年第一周,新建文档,标题:2026年流水账。第一天,记下:肠胃炎。无力、嗜睡、厌食。第二天:继续。第三天:好转。这便是开局了。

真坐下来写,脑海翻涌的,大多上不了纸面:那句话说得不合适吗?今天奇怪的电话怎么这么多?具体的事反而为零八落。比如,联系一位作家,沟通不畅,对方发来长段语音,我的回复删了写、写了删,发送时仍在犹豫。晚上想记这事,不知从何下手。如实写,怕全是偏见;想客观,又不知到底怎样才算“客观”。最后,我把聊天记录原封不动粘贴进文档,末尾加一行括号——(玻璃心)。过几天再翻开,那三个字格外扎眼。

再比如,收集申请材料。明明告知了格式和大小,收到的仍千奇百怪。只能回邮件,再下载、重命名、整理、分类、统计。末了,筋疲力尽,一笔带过:“被表格和材料攻击的一天。”



朋友受友人委托,组局于海上百年名馆“老半斋”,为此忙着“摇人”。我幸被“摇”中,于是特意饿了一顿,欣然前往。

朋友虽不必买单,但是坐镇指挥,不遗余力;尤其对于一款“油糕”,不仅点名要求“务必一人一块”,而且竭力撺掇大家“最好打包一份回家”。“老头子”过的桥,比我走的路还多,懂经——千层油糕本是扬(州)帮名点,“老半斋”主打镇(江)帮,镇扬一家,其油糕品质应该不会错。我们姑且不论该店油糕好坏,它承载的历史十分厚重,足以使我无法假装漠然置之。

在北方,说起“油糕”,基本上指一种油炸食品,外形圆润仿佛油墩子;而在南方,尤其江浙沪,“油糕”则俨然是“千层油糕”的简称了。

其实,千层,乃夸饰之词,目前最多64层,一般打个对折,层次算高的了,“千层”意味着喧软如雪;油,并非面粉泡在油水里,而是夹带一些糖腌板油丁;糕,必须武火蒸制于晾凉时切成菱形块后下口,决不能冷作或干煸;再掺杂些红糖蜜饯,甜蜜蜜的,相当芳香可口。

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·卷十六·荤素从食店(诸色点心事件附)》提到,“市食点心,四时皆有,任便索唤,不误主顾。且如蒸作面行卖四色馒头、细馅大包子……蟹肉馒头、肉酸馅、千层儿炊饼、鹅蹄。”隐约提到千层油糕之渊源。不少版本把“千层儿炊饼”断句为“千层儿、炊饼”,颇可商榷。清代袁枚《随园食单·点心单·千层馒头》曰“杨参戎家制馒头,其白如雪,揭之如有千层。金陵人不能也。其法扬州得半,常州、无锡亦得其半”,可知“千层炊饼”并非异类,此其一。其二,“千层儿炊饼”跟在各色“馒头”后面,应该看作是“馒头”大部队中的一个“兵”。

或问,一为千层炊饼,一为千层馒头,两者如何交集?这里牵涉到对中国古代餐饮人们常有的一个认知——炊饼=烧饼——武大郎卖烧饼。然而那是错的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“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”中,武松关照武大郎:“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,你从明日为始,只做五扇笼出去卖……”十扇笼,指十架蒸笼的笼屉。难道烧饼是放在蒸笼里蒸的吗?当然不,“炊饼”原名“蒸饼”,因避仁宗皇帝赵祯名讳(蒸与祯同音)而改。事实是:炊饼不是烧饼而是馒头。千层炊饼(千层馒头),其终极形态“责无旁贷”地由千层糕来担纲,而千层糕自然是千层油糕之母。

近人杨心佛《金陵十记·记市井·秦淮茶社与茶点》:“金陵龙门雪园茶社,所制千层油糕,酥软层叠,甜润不腻,为茶点上品。”资料显示,1901年雪园茶社正式定名,最初落于南京夫子庙贡院西街一带,那么千层油糕的名目,迄今起码百年。

唐鲁孙《酸甜苦辣咸·扬州名点蜂糕糖》称,“光绪末年,有个叫高乃超的福州人,来到扬州教场开了一个可居(引者案:一说‘惜余春茶馆’),以卖千层油糕、翡翠烧卖闻名远近,后来茶馆酒肆纷纷仿效,久而久之,反倒成为扬州点心了。”千层油糕有几个高光时刻:1913年扬州富春茶社黄大胖子改良定型,于是与翡翠烧卖合称“扬州双绝”;1983年点心师董德安凭借制作千层油糕而获评“全国最佳点心师”;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遗;202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。

我相信很多人对千层油糕并不陌生,而且完全能够想象一定是一层一层撕扯着品尝而不会“拦腰一刀”般“阿乌”一口吧。

回中午,他留我吃便饭,师母不在家,他亲自下厨下面。我在客厅久等不见他出来,走进昏暗的厨房一看:挂面原封不动搁在灶上,他却拿着筷子在锅里反复捞拨。走近一瞧,锅里煮的竟是一块带须的猪台布。那一刻令人忍俊不禁!即便到了晚年,笑嘻嘻视力退化、病痛缠身,依旧放不下一生挚爱的滑稽艺术。他一心想把肚里积攒的段子、舞台上的门道传给后辈,想把老上海石库门的烟火风情、市井百态一一落笔成文,留给后人。微弱

的视力挡不住他心中的夙愿。他戴着厚如瓶底的眼镜,右手执笔,左手举着高倍放大镜,一字一句、一笔一画伏案书写。那一刻又让人满心心疼!笑嘻嘻老师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载。可他台上那双传神的眼睛、炉火纯青的演技,以及对艺术的赤诚、对他人的谦和温厚,依旧深深留在我们心中。



呼吁往前赶去。传说终于清晰呈现,海边冰草前巨岩巍然,近前还有棱角分明的一排玄武岩柱,足供各种想象的画面。多传巨魔贪婪,见商船驶过,拽缆抢夺,可近岸东方既白,而巨魔竟忘了天生惧光的禁忌,顿时化作巨岩,商船则化为礁石。我更愿相信另一传说:三艘帆船遭狂风巨浪,岸边大力士把它们拉至安全港停泊,三帆恋而常驻。这是善举的弘扬,灵魂的归航。

七夕会

冰岛雷尼斯,以沙滩和巨魔闻名。远古喷发的熔岩经冰川研磨、海浪雕琢,形成独特的黑沙滩奇观。游客有备而来,用矿泉水瓶储存“黑芝麻”,置鱼缸遇光可熠熠生辉。我独奔巨魔而去,忽闻身后脚步声,回头见一金发碧眼男士示意背着单反相机的我是否丢失镜头盖,我摆手并谢,便又气喘

冰岛巨魔

吴道富

摄影